

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举办

本报电（记者赵帅杰）近日，第13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开幕式暨主论坛在甘肃省敦煌市举办，大会以“数智赋能 联结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15个省市、200多家数字出版行业单位组团参展，总布展面积约1.6万平方米。

本届数博会系首次在北京以外的省市举办，会期5天。数博会突出国家级展会特征，发挥产业风向标作用，强化展览交易功能；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专设古籍数字化展区，集中展示古籍数字化成果；突出国际化特色，邀请国际嘉宾演讲，并邀请海外专业观众观展、参会；突出展示功能，不仅有电子书、有声书、数据库，还有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元宇宙、VR、AR等沉浸式阅读产品。

本届数博会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甘肃省委省政府和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指导，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酒泉市委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报刊发行局主办。

2023南京和平论坛闭幕

本报电（记者郑娜）近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江苏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3南京和平论坛在南京闭幕。论坛围绕“共促和平发展、共享文明成果——青年在行动”这一主题，邀请国际机构代表、各领域专家学者、企业与公益组织代表以及青年实践者进行交流分享，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助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

本次活动丰富多彩，包括一场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几十位嘉宾，奉上一场场精彩的和平主题演讲，分享真知灼见，为和平发声，谋和平共识。论坛议题包括文化中的和平力量；绿色发展促进区域和平建设；文化遗产、和平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倡导和平文化，推进青年和平教育合作等。论坛还举办了2023“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媒体智库暨青年对话活动，以及2023“精彩中国 Touch Nanjing”参访活动。

第20届百花文学奖颁奖

本报电（记者武少民）9月19日下午，由天津市委宣传部指导、天津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百花文艺出版社承办的第20届百花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天津举行。

据介绍，第20届百花文学奖共有39部作品分获7类奖项，包括短篇小说奖（10部）、中篇小说奖（10部）、长篇小说奖（2部）、散文奖（10部）、科幻文学奖（3部）、网络文学奖（3部）、影视剧改编价值奖（1部）。来自《人民文学》《收获》等文学期刊的18位编辑获得编辑奖，海内外共30位读者获得读者奖。

百花文学奖至今已40年历史，前身为百花文艺出版社品牌期刊《小说月报》“百花奖”，以遴选当代文学佳作为使命，每两年举办一次。40年来，“百花奖”不断扩展视野和关注领域，如2015年“百花奖”增设了“散文奖”，升级为“百花文学奖”；2017年增设“影视剧改编价值奖”；2019年增设“科幻文学奖”；今年增设“网络文学奖”，展现出百花文学奖开放、包容的理念。

2024年《故宫日历》发布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2024年《故宫日历》近日在故宫博物院发布。

《故宫日历》是故宫博物院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是故宫出版社的代表产品，已连续出版15年，畅销500余万册。故宫出版社在2023年《故宫日历》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故宫博物院优秀专家资源，创新推出《故宫日历》家族系列，包括以生肖和节庆为主题的《故宫日历·2024年》、以书画作品为主题的《故宫日历·书画版·2024年》、以文物故事为特色的《故宫日历·2024年·儿童版》以及《故宫日历·汉英对照版·2024年》。

2024年为甲辰年，生肖龙。《故宫日历·2024年》（上图）封面选用清代黄地九龙牡丹纹漳缎局部图案，腾飞于海水江崖之上的祥龙充满活力。这本日历中共有93件龙文物图片，充分展现了紫禁城中的龙元素，如金龙藻井、屋檐走兽、龙椅、建筑彩画等。

《故宫日历·书画版·2024年》以花鸟、草虫鱼龙、蔬果、走兽为四季主题，选用中国传统色中的欧碧、雪青、姜黄、玉钗蓝色与之相配，并为四季主题定制了不同的香味。每月选出一幅代表性的书画作品，全年再选出两幅书法作品，制作讲解音频，扫描二维码即可收听专家在古琴曲伴奏下对文物的讲解。每季度精选一幅名作制作成约半分钟的AR动画，让人仿佛穿越时空，进入书画中所描绘的场景。

《故宫日历·2024年·儿童版》是给孩子们的“小龙时光日历宝盒”，里面藏着262个关于故宫文物的精彩故事，还可让孩子动手“贴龙鳞”，到年底时形成一幅定制化的“小龙如意龙鳞卷轴”。

图1：麦家（前排中间右）与阿云嘎（前排中间左）在音乐剧《风声》发布会上。
图2：《风声》原著小说。



深观察

音乐剧《风声》启动——

打造中国自己的音乐剧IP

本报记者 刘少华

“对作者来说，作品就像孩子。而今天，我有‘孙子’了。《风声》正慢慢离我远去，它将成为阿云嘎的《风声》。”9月1日，在音乐剧《风声》项目启动仪式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麦家说。

作为这部音乐剧的主创，北京歌舞剧院音乐剧团团长阿云嘎对改编信心十足。他希望，这部当代经典作品能创作成一部特别棒的流行音乐剧。

从成名已久的小说到舞台上的音乐剧，对于不少音乐剧行业的人来说，这部作品值得期待。而火热的音乐剧市场，也越来越期待能早日做出中国自己的音乐剧IP。

《风声》是最适合音乐剧的题材之一

这几年，音乐剧在演出市场备受瞩目，阿云嘎更是其中名气最大的演员之一。

对阿云嘎来说，手上并不缺好的音乐剧项目，很多海外引进的经典音乐剧，都由他担纲主演，如《剧院魅影》《基督山伯爵》等，一经推出往往一票难求。但参与的越多，越引发他思考，要做一个中国原创音乐剧IP。

一个好的中国故事，成为了阿云嘎思考的关键点。“国外很多经典音乐剧都改编自他们自己的好故事，我们中国音乐剧也需要这样的改编。对我来说，麦家的长篇小说《风声》有那么好的文本底子、鲜活的人物形象，为创作音乐剧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阿云嘎告诉记者。

事实上，阿云嘎刚表达这一意向时，麦家还有些惊讶。

“我以前确实不曾想过，《风声》有一天会衍生到音乐剧。”麦家说，《风声》自2007年出版后，衍生出了电影、电视剧、话剧、游戏等多种形态。“哪怕它再拍一部电影，无论是好莱坞版，还是欧洲版，我都不惊讶。但是，这么强情节的作品适合做音乐剧吗？”

麦家回忆，阿云嘎真正打动自己的一刻，是在初次见面时。阿云嘎不但深入谈论了自己对主题和人物的理解，还提前做了5分钟的序曲音乐小样。“当时我和阿云嘎完全不熟，他就坐在我的客厅里唱了几段。听完我觉得，这个音乐剧真的属于他。”

在《风声》的故事内核上，麦家与阿云嘎产生了很深的共鸣。

麦家告诉记者，《风声》本质上是一个在绝望中寻求希望的故事，没有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一切都无从谈起。“我想，《风声》在强情节下暗流涌动的一个人人坚韧不屈的那种强大、正大精神，这是不能改的”。

阿云嘎所珍视的，也正是这个。他说，这个题材展示的是中国人在绝境之下的坚忍不拔、孤独之下的向死而生，展示的是民族的精气神，是能让绝大部分人共鸣的话题。

“小说长于情节铺张，却不善于抒情，音乐剧恰恰可以。”麦家说，《风声》其实是他最为深情的作品，其中的

忠诚之情、姐妹之情、英雄惜英雄之情，都令人刻骨铭心，“所以，我期待音乐剧能够补我小说之短”。

音乐剧在表达上有独特优势

在音乐剧行业的人看来，《风声》已经有了很好的故事基础和观众基础。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教授戴劲松认为，《风声》是一个特别适合音乐剧的故事。“《风声》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人物在一个很神秘的空间里互相猜忌，激发了很多关于人性的东西，而这正是音乐剧特别擅长表达的。”

戴劲松举例说，在《风声》电影、电视剧中表达“怀疑”时，也许需要画外音或者眼神表达，但音乐剧能把这种情节和情绪唱出来，从另一种视角挖掘出更多东西。

“音乐剧是用音乐这种形态去完成戏剧的延续和人物的塑造，所以跟用耳朵听的传统音乐不同，它的音乐是让观众看得懂的音乐，你会发现里面有事件、有人物、有故事。”戴劲松说，好的音乐剧让人欲罢不能。

作为表达载体，小说往往传递的是想象空间，音乐剧则是通过视觉、听觉和心理等多重角度带来更具体的呈现。

“在语言表达苍白无力时，音乐可以成为润滑剂，渗透进观众的情感中，最能触人心弦。”阿云嘎认为，音乐剧在表达内心时拥有独特优势。比如，《风声》里的特工有着十分孤独的内心，但小说里只能描述，而音乐一旦响起，“观众会相信她们在此时此刻孤独至极”。

阿云嘎拿青花瓷瓶打了个比方。在他看来，小说、电影也许就是我们在展柜里看到的瓷瓶，但音乐剧是要用放大镜去看瓶子的纹路，甚至打开瓶子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音乐剧不只是唱歌、跳舞再加故事，它需要重新搭建结构，即便对《风声》这么成熟的故事来说，也要撕碎了再重新拼接、重新创作。”阿云嘎说，音乐剧有自己的“武器”。

中国音乐剧协会副秘书长、编剧杨硕告诉记者，小说、电视剧、电影，有时候可以实现一种全知视角的表达，但音乐剧由于受到舞台空间和演出时长的制约，更多情况下需要跟随一个人、一组人物关系或一个核心事件的线索，来形成戏剧场面。所以某些情况下熟悉的故事反而不会带给观众了解情节的负担。这样，就能有篇幅来展示音乐、舞蹈这些只有舞台演出才能完成的内容。“麦家这个小说本身太成熟了，在这么好的故事基础上，音乐剧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杨硕举了个例子。《风声》小说最后，顾晓梦给李军玉留了一个旗袍，上面用摩尔斯密码写下一段话，“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为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在杨硕看来，音乐剧要表达这样的段落时，完全可以让演

员用非常棒的大独白唱出来，将这段原本过于写实的心理表达得更为动情。

中国音乐剧要走出自己的路

近年来，国外音乐剧频频登陆中国，引发观众追捧。与此同时，中国原创音乐剧也受到更多年轻人的欢迎。大家都在期待，出现一部甚至一批好的音乐剧IP。

用音乐剧讲好故事，是从从业者们的共同追求。

归根结底，音乐剧和小说、电影等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用阿云嘎的话说，音乐可以让观众感觉浪漫至极，也可以让人物狰狞至极，但这都是为讲好故事本身服务的。

“我们要用音乐去讲故事的，不是为了唱而唱，更不能像有些剧那样，观众看完都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唱歌。”阿云嘎认为，音乐剧的创作是非常专业且复杂的事情，创作者自己要沉下心来，经历“既痛苦又快乐”的打磨过程。

在出演过很多国外经典音乐剧之后，阿云嘎认为，这些剧中每个人物都是立体的、复杂的。“回过头来看，一个好的音乐剧要走的路是很清晰的。成功的案例已经在那里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为中国音乐剧找到自己的路。”

在杨硕看来，中国音乐剧早该追求IP化了。他举例说，此前曾参与过一部观众很熟悉的题材所创作的音乐剧，但在故事内容不变的前提下，上映时仅仅因为改了个名字，人气便大大下降。“说到底，IP可以确保的是观众对一部戏的熟悉程度。”

中国音乐剧如何做经典，在业内人士看来，至少需要时间的洗礼。

戴劲松说，如今音乐剧热，很多排演时间很短的剧一窝蜂而上，等到热度冷却后，一些不那么纯粹的剧、不那么精良制作的剧也许就会被淘汰，等到大家更冷静、更专业面对音乐剧的时候，才能真正留下一些经典IP。

“我个人对好剧目的判断标准，是它可以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很长时间，是靠票房检验的。”戴劲松认为，现在在国内的音乐剧能演出上百场的还不是特别多，所以能坚持下来的，都要经历一个筛选过程。

在经受时间检验之前，中国音乐剧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上。

“我们现在最大的优势是，中国音乐剧处在一个特别好的时代。”阿云嘎说，现在既有一批非常坚实的音乐剧观众，也有热情的创作人员，希望可以创作出一批好的音乐剧，能拥有一个像老舍那样的地方。“也许以后外国游客来中国、来上海旅游，觉得需要来看一部音乐剧，那就是我们所向往的未来。”

麦家说，音乐剧的火热不是偶然的，作为文艺工作者，要看到、满足年轻人的需求。“现在以及后面的年轻人，都是世界公民，中国应该有自己的音乐剧去和世界交流、握手。”

致敬音乐巨匠 唱响民族乐章

本报记者 郑娜



“中国优秀文化具有极强的魅力，至今仍影响着中国的年轻人。非常荣幸能够携手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一起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将通过这次合作，从中国文化精髓中汲取灵感，创新运用中国文化元素，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魅力。”现场观看音乐会的阿迪达斯全球首席执行官比约恩·古尔登说。

此次音乐会汇集《百年巨匠》聚焦20世纪为中华文明做出突出贡献的大师巨匠，分为音乐篇、美术篇、书法篇、京剧篇、话剧篇等16个篇章。其中，音乐篇拍摄了萧友梅、刘天华、贺绿汀、黄白、冼星海、聂耳、郑律成、李焕之等8位音乐领域的大师巨匠，讲述他们以音乐救国、音乐报国为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的人生历程，梳理了20世纪中国音乐在时代洪流中开拓创新的发展脉络，展现了中华民族探索真理、救亡图存、矢志复兴的壮丽画卷。

此次音乐会汇集《百年巨匠》音乐篇拍摄的8位大师巨匠的24首经典音乐作品，其中有人耳熟能

详的《保卫黄河》《卖报歌》《社会主义好》，曾在烽火岁月里唤醒劳苦大众自救和抗争意识的《五四纪念爱国歌》《光明行》《太行山上》《游击队歌》，有兼具浓郁地方风情和民族共同价值追求的《二月里来》《春节序曲》《八月桂花遍地开》，也有体现东方审美意趣和艺术价值的《玫瑰三愿》《空山鸟语》《四季歌》等曲目。

音乐会由作曲家印青担任艺术总监，词作家杨启舫担任总撰稿，指挥家谭利华、朱曼执棒，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南昌交响乐团演奏，廖昌永、魏松、张立萍、吴碧霞、宋飞、陈军、石倚洁、王丽达、王莉、龚爽、吕宏伟等知名歌唱家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合唱团、春蕾梦想合唱团等共同演唱。

《百年巨匠》出品人、总策划杨京岛表示，希望以这场音乐会致敬那些为中华民族谱写时代强音与华彩乐章的音乐巨匠，引领观众走进大师们的艺术世界、精神世界，领略经典旋律的中国气派、中国风范，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

图为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春蕾梦想合唱团在音乐会上演唱聂耳创作的《卖报歌》。

主办方供图

9月16日晚，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国家大剧院作为支持单位，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协办的“世纪旋律伟大灵魂——《百年巨匠》音乐篇经典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

2022年11月，中德建交50周年之际，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与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未来三年围绕致敬巨匠精神、播撒青春力量、描绘魅力中国三个方面展开合作。此次“《百年巨匠》音乐篇经典作品音乐会”正是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